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七

學海堂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南關雎首章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
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震按古字鷺通用摯夏小
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郊子言少皞以鳥名
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鷺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
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後儒亦多有疑猛鷺之物不可以與淑女
者考詩中比興如螽斯但取於衆多雎鳩取於和鳴及有別皆
不必泥其物類也

傳窈窕幽閑也

震

按窈窕謂容也其容幽閑窈窕然禮四教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德之表

二章傳流求也震按義本爾雅考詩意謂苳菜生流水之次有

潔濯之美可以當求取耳

箋云左右助也震按左右謂身所瞻顧之左右也

五章傳苳擇也震按爾雅苳舉也郭注云謂拔取菜呂伯恭讀

詩記引董氏云苳熟薦之也說各不同皆緣辭生訓耳苳從草

毛聲菜之亨於肉清者也考之禮羹苳醢凡四物肉謂之羹

菜謂之苳肉謂之醢菜謂之苳苳醢生為之是為豆實苳則清

烹之禮注清肉汁也苳之言用為鉶苳孔冲遠義疏以周官醢人陳四

豆之寔無苳菜而謂詩咏時事用殷禮由苳字失其義故不知

詩中已明言為苳非為苳也苳與醢相從實諸豆周禮七苳韭

苳菁苳苳苳葵苳芹苳落苳筍苳是也苳與羹相從實諸鉶儀

禮鉶苳牛藿羊苦豕薇昏義牲用魚苳之以蘋藻內則雉兔皆

有苳是也

葛覃三章傳言我也震按義本爾雅詩中言與云互用皆辭助

卷耳二章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震按此及下傳疑轉寫互譌

崔嵬高貌也凡高山其下多石為之基故爾雅石帶土謂之崔

嵬

四章傳石山戴土曰砮震按砮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爾雅土

戴石為砮

漢廣首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傳思辭也震按經文思或作息

者轉寫之譌爾雅休蔭也郭本作床蔭也字通用休求泳方各為韻思皆

是詩經解卷五十一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庚申補刊

皇清集解 卷五十五
句未辭助韓詩外傳引此作不可休思凡詩中用韻之句韻下
有一字或二字爲辭助者必連用之數句並同不得有異惟不
可休思思譌作息及歌以諄止止譌作之遂亂其例

召南鵲巢一章維鳩方之傳方有也震按詩中方房通用小雅

既方既阜大雅實方實苞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
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方與晉灼云音房豫是方
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

羔羊首章傳大夫羔裘以居震按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傳因退

食自公爲退朝而燕居故云羔裘以居考之詩辭蓋在朝方退
自公門出見者賦以美之也

騶虞首章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震按騶虞之爲獸名既不

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爲囿名或以爲馬名皆不足據證漢許叔
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
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
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
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
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又豐點爲孟氏
之御騶孔冲遠云掌馬之官兼掌御事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
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之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因而兼言
兩官耳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
大遠乎騶虞之微者尤可知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所以美
君也壹發者君也

邶綠衣三章女所治兮震按陸德明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
汝今考如字是也上以綠喻妾以綠之為衣喻妾上僭此更言
絲者方其為絲未為衣也由女工治之以為衣則衣矣其故在
所治也喻妾上僭君子嬖之則然耳於妾何責觀異日州吁之
事則前兩章憂不徒在已之失位此又能不責眾妾而思古人
善處之道反已使無過焉所以為賢
日月首章逝不古處震按古處謂凡相處之以禮稽於古而不
可易者是也

箋云寧猶曾也震按寧猶豈也篇內四言胡能有定皆反覆期
望之辭苟能有定則寧終不我念不我荅乎俾也可忘言已往
之德音無良者使可忘也報我不述言以恩意酬荅不復循其
已往之行也前二章以日月之照臨覆冒喻君子之當我顧我
報後二章以日月之出有常所喻君子之當有常禮待已舊說
辭意過於怨與綠衣之言異矣

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震按上言展矣君子既婦人謂
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箋說為眾君子蓋百爾君子謂凡所為
之在君子者也道遠不來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
日之不伎不求有素履可信者如是則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
而以自慰也

匏有苦葉首章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已上也震按義本爾
雅然以是說詩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乎似與詩人託言
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砾履

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砥字又作瀉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

二章傳由軛已上為軛震按詩以軛與牡韻當為車轍之軛古音讀如九毛詩蓋譌作軛遂以車軾前之軛解之軛讀如范不與牡協釋文又有車轆頭之說轍末名軛軸末名轆周禮大馭祭兩軛禮記少儀篇作祭左右軌軌乃軛之譌杜子春改大馭之軛為軛蓋轍末名軛者漢人通譌作軛遂改軛以從之於是經書字書不復有軛字而轍末與軛之植者衡者竝名軛矣一車之中二名溷淆轍末軸末又溷而同名軛軌軛三字更轉寫互譌此釋文車轆頭之說所由起軛从車斤聲讀如笄轍末也軛从車只聲軛內之軛也軌从車九聲車轍也軌从車凡聲車軾前也經傳中譌文相承當各詳審正之

谷風五章傳愔養也箋云愔驕也震按說文愔起也引此詩小雅蓼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為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章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愔蓋承上章何有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為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視之蓼莪篇上言鞠我既為哺養下言育我又為覆育而畜我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扶持也畜亦當作愔省文假借耳

傳阻難也震按阻絕隔也不復念及之謂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言既不復念我之善如賈之不見售

靜女首章俟我于城隅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震按傳箋皆就城隅取義非詩意也城隅之制見考工記

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五雉據記考之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門臺謂之宮隅城

臺謂之城隅天子諸侯臺門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稱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將入門之所也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此媵侯

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姊從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

愛而猶隱然說文引此作媵郭注方言引此作媵彤管之法女史書宮中之法度故春秋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歸

美言乎說舍近郊也爾雅郊外謂之牧美亦以為潔白之喻美其管美其美設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見其人繼思得見其物

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於郊非寔有是事可知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也蓋衛人擬其君之宮中無是女以備嬪媵

及女史之法廢也學者罕聞城隅而詩遂失其傳矣二章說懌女美震按女當音汝指彤管言與下章匪女之為美

指黃而言同彤管有煒美矣寔因靜女所貽而說懌之以彤管寄意規過故當悅懌者也

新臺首章傳蘧條不能俯者箋云蘧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

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震按鄭說詳周禮內司服注辭證明審說文瑳字注云玉色鮮白亦與展衣白義合

定之方中三章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化三千震按舊說失詩之辭意上言戴星早駕乃其急農事以蕃育人民出於秉心之

塞淵者也此章本指美文公盡心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未及馬之衆多言非特於人其秉心如是也即所以致國之富者騷化

已三千矣

衛淇奧首章傳綠王芻也竹扁竹也震按義本爾雅綠即所謂

終朝采綠禮記大學篇引此作棗後言綠竹如簣則二草之藉於地如蓍簣也

三章傳重較卿士之車震按較在騎上車之兩旁可凭者以其

間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承上寬兮綽兮重據左右三句明矣此不獨卿士之車為然傳因詩

傳合非禮制也

氓五章靡室勞矣震按三言無可舉一事以為勞則室家之務事

事勤勞也

木瓜首章傳瓊玉之美者震按瓊非玉之名凡言玉色美曰瓊

言他物之美潔如玉亦瓊加之

二章傳瓊瑤美玉震按瑤蓋玉之次故禮玉爵獻卿瑤爵獻大

夫

王大車首章傳葵離也蘆之初生者也震按蘆字譌當作藿孔

冲遠不能考正而溷蘆葵為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藿葦傳曰

未秀則不爲藿葦秀然後爲藿葦故先言秀又曰藿未秀爲莢葦未秀爲蘆是莢與蘆乃藿葦二物初生之名凡詩中曰蒹葭曰葭莢曰藿葦及今人曰蘆荻皆並舉二物蒹葭藿荻一也葭蘆葦一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莢字云藿之初生然則毛詩轉寫譌失顯然矣

鄭羔裘首章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震按古字舍釋通禮記舍菜卽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竝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遵大路二章傳魏棄也震按說文引此詩作敷義與傳同當讀市由切

女曰鷄鳴三章雜佩以贈之震按以韻讀之贈當作貽蓋字形轉寫之譌

出其東門首章聊樂我員震按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爲義古字云員通小雅正月篇昏姻孔云釋文謂本又作員春秋傳曰其誰云之云與員皆周旋相親之意

二章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震按釋文且音徂引爾雅云存也今考爾雅徂有兩義一云往也一云存也古字省徂通用且思且對思存爲義匪我思且言非我思之所往也

齊載驅首章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震按發又有發卸之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

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
即卸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與發卸語之轉耳不必作朝夕之
夕解發夕謂解息車徒與豈弟翱翔遊敖尤語意相邇一章言
車徒休解二章言安行樂易三章言真翔以往四章遊敖自縱
皆在道路指目之

魏陟岵首章傳山無草木曰岵震按此與下傳疑轉寫互譌爾
雅釋山曰多草木曰岵劉熙釋名云岵岵也人所怙取以為事用
也

二章傳山有草木曰岵震按岵亦作岵爾雅釋山曰無草木岵
劉熙釋名云岵岵也無所出生也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震按檀者堅韌之木其

材中車輻輪輳也故下云伐輻伐輪變文以就韻耳伐檀乃
寘之河干蓋詩人因所聞所見而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寘之
不用也因歎河水之清而譏在位者無功俸祿居於污濁盈廩
充庖非由已稼穡田獵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無功德及於民
是謂素餐也首二言歎君子之不用中五言譏小人之俸祿末
二言以為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以見意
碩鼠二章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震按箋與傳相足其
說是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違生人之
正道

唐蟋蟀首章傳聿遂震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
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為辭助詩中聿曰

適三字互用爾雅適自也述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適
七月篇曰為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現曰消釋文云
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為遂於聿修厥德釋之
為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為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適駿有
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適追來孝並釋之為述今考之皆承明
上文之辭耳非空為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為遂為述為自緣辭
生訓皆非也說文有吹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日亦聲引詩
吹求厥寧然則吹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適詮詞者
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

鴉羽首章傳鹽不攻緻也震按四牡傳又云鹽不堅固也周禮

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苦讀為鹽謂分別其縑帛與布

紵之麤細典絲注云受其麤鹽之功以給有司之功用其良功

者典婦功受之以其王及后之用此可與毛詩相發明鹽即良

鹽之監王事靡盬言以王事之故必當無鹽盡力為之也

葛生首章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震按漢書云不以在亡為辭亡

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誰

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

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

葛藟之必得所依為興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

反顧歎傷之辭明其為一婦人隻身無託也

秦駟鐵三章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震按田車亦無鸞在

鑣之制蓋轡車鸞鑣本非對文轡車也鸞也鑣也三者皆因所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戴古士毛鄭詩考正 七

見言之耳

小戎首章傳游環鞞環也震按釋文作斬環引沈重云舊本皆

作斬今考下言陰鞞塗續傳曰續續鞞也箋曰塗續白金飾續

鞞之環然則斬環與鞞環乃二物詩並言之轉寫譌溷後人遂

莫之辨春秋傳書如駟之斬說文斬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

秋傳謂之斬漢時謂之當膺駟從斬而後於兩服其首正當兩

服之胛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駟

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駟馬之外轡貫之

可與箋相足下陰鞞傳箋不詳其所在孔冲遠云以皮為之繫

於陰板之上駟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鞞以引車今考車前揜版

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駟馬之鞞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

出於揜軌之前故稱陰鞞一曰兼葭二章傳采采猶萋萋也震按此與曹詩采采衣服皆言其

色之光澤

無衣二章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污垢震按釋名云汗衣

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

胛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權輿首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震按傳箋皆本爾雅郭本爾

雅屋作樹李巡然經傳中言夏屋多矣皆為覆竿屋之名此詩二章據

燕食之際禮意寢薄而言或俎寔之盛稱之為夏屋渠渠猶魯

頌言籩豆大房國語言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記言周以房俎

義益近之

陳墓門二章傳鴟惡聲之鳥也震按此及魯頌翩彼飛鴟皆讀
雩喬切司馬彪以為小鳩是也似山鵲而小短尾多聲春秋傳
謂之鴟鳩鴟鴞之鴟讀吁驕切即鴟鳩語之轉耳鴟鴞合二字
為名不可單言鴟亦不可單言鴟鴞者今之鴝也說者往往濶
鳴與鴟鴞為一物此詩以多聲與下歌以告諫義無取於惡聲
說者則以為歌彼之惡魯頌稱懷我好音非惡聲之鳥所能又
以為食桑黹而改其鳴恐皆未合詩之意

歌以訊之訊予不顧傳訊告也震按訊乃諄字轉寫之譌毛詩
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為諄諄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
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蹇朝諄而夕替王逸
注引詩諄予不顧又爾雅諄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

本諄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
諄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諄音信徐息粹反蓋於諄訊二字未
能決定也

月出三章勞心慘兮震按慘七感切方言云殺也說文云毒也
音義皆於詩不協蓋燥字轉寫譌為慘耳燥千到切故與照燎
紹韻說文燥愁不安也引詩念子燥燥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
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抑篇我心慘慘皆燥燥之譌釋文於北
山篇云字亦作燥於白華篇念子燥燥云亦作慘慘蓋未能決
定二字音義亦猶諄與訊之濶淆矣

檜匪風首章匪車偈兮震按漢書王吉傳引此作揭兮揭者疾
軀揭起也

曹蜉蝣首章於我歸處震按詩言蜉蝣之有羽是亦衣裳楚楚也然其為時暫矣過此且於我乎歸處心憂之而不能已其辭若有難顯言者蓋蜉蝣之羽無異人之衣裳楚楚可言也人之衣裳楚楚無異蜉蝣之羽不可言也憂蜉蝣之於我歸處以言我之將與蜉蝣同歸也人皆為蜉蝣我豈能獨久乎共處此國固共受其敗子產謂子皮曰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作是詩者意若此矣

三章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震按掘說文引此作掘云突也突者掘起之意即箋所謂掘地也荀子言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蓋閱與脫通箋所謂解閱正此義然則蜉蝣掘閱互從箋說為始生時掘起解脫掘掘通用閱讀為脫

候人三章傳蒼蔚雲興貌隋升雲也震按前二章言小人之不克稱其寵遇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窮不失常度故曰蒼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孌然者季女之於斯守飢也蓋美其守而悲之

幽七月首章七月流火震按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故孟秋之月火西流此惟周時則然虞夏書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與夏小正所云五月初昏大火中者合蓋六月流火矣今時寔八月流火正授衣之時凡以星紀候二千一百餘年差一次於時差一月所以然者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一周其東移甚微以是為星直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日發斂一終而

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夏小
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爲書以示民定十二次之名屬恆星中氣
節氣屬黃道恆星歲歲漸移而日躔黃道無過不及斯可於古
今星象之不同無惑也

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
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

震

按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

起又或於言日言月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
二子正四方卯爲正東午爲正南酉爲正西子爲正北丑寅爲
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
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
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

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

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齎發十有

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

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言十有一之日

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

變文稱九月十月詩中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

各隨乎文之自然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

而言卒歲凡所以表民事莫善於夏正也

二章始及公子同歸震按經傳中男女皆日子後爲公子裘自

幽民之男子言之謂幽公之子也此及爲公子裳自幽之女子

言之則謂公之女公子也

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

言者異其所指因之而

異自見公之女公子及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爲之
辭曰始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婦人謂嫁曰
歸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矣

三章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震按條如厥木惟條之條爾

雅釋木云桑柳醜條醜類也郭注云阿那垂條是也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震按猗如有寔其猗之猗猗然長

茂也

四章四月秀萋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乎震按萋者

幽莠也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萋語

之轉耳

十月隕穉傳穉落也震按草木之將落者曰穉鄭詩穉穉兮篇傳

穉槁也箋云槁謂木葉也

五章曰爲改歲震按聿爲改歲猶言歲之將改也既卒歲始改

歲言改歲者以見三時勤勞至此冬寒無事待春乃農事又起

今且入處於室以避寒耳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

東山首章烝在桑野震按爾雅丞衆也

破斧首章四國是皇震按詩之辭意皇當爲皇遽之皇言以四

國之故皇遽不寧故下云哀我人斯

二章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震按下章傳木屬曰錡而韓詩錡

木屬錡鑿屬說文無錡字木部榘字解云一曰鑿首陸德明釋

文錡一解云今之獨頭斧管子書論山鐵稱一農之事必有一

耜一鈹一鎌一耨一椎一鉦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

一釭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
箴一鉢然後成爲女錡與鉢今古器物異制殊名蓋莫可考司
馬法曰輦 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詩之所
舉輜輦任器與

四國是吡按程子云吡動也爲是四國之亂振動
三章四國是邁按說文邁追也程子云加切於吡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 榦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八

學海堂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小雅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
也古聲不拊同震按鄂不今字爲萼附國語華不注之山韋昭
云華齊地不注山名又韡韡之跗注雜問志作不注杜預云戎
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不注今字爲跗屬也此附通用不
之明證學者不究六書之義習於所知駭所不知於是經益不
可治矣程子云常棣華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三章況也永歎傳况茲震按茲今通用滋說文茲字注云艸木
多益滋字注云益也韋昭注國語云况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

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

四章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填箋云古聲填寘塵同震按烝

衆也語之轉耳朋友雖衆猶無助以甚言兄弟之共禦侮也

伐木二章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震按此言寧適有不來者乎喜

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如微我無酒之微以其畢來明庶幾非我不

顧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

言我不顧念意轉疏矣

三章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震按箋據上章言諸

父諸舅故以為父之黨母之黨考之經傳天子謂同姓諸侯曰

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謂大夫亦然稱之父舅尊之

也蓋同姓異姓畢舉矣舉凡異姓不專為母之黨此章言兄弟

節上所稱諸父諸舅亦同姓異姓畢舉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

兄弟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曰兄弟

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

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已下為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蓋

惟小功已下漸即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

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

哉期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

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篇內

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即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

謂夫為之小功者妻降一等則總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

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總麻章此降一等

之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謂為夫之外祖
父母從母總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此
二者小功其餘皆總夫為之總者妻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
弟通乎尊卑如是爾雅釋親曰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
兄弟又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
異姓既漸即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服則小
功已下為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求之諸經及傳記
其義例異同可無杆格矣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震按此設言若無酒則我猶卒為一
宿之酒而不以無為辭

天保五章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震按韋昭注國語云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
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枚賾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為

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

徧為爾德震按百姓之為德皆法上之德言其德足法也

出車三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震按毛詩篇

義以采薇出車杖柱三詩繫之文王時文王猶服事殷故於詩

中曰天子曰天命以為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

乎義之正而為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成康已後昭穆共

懿孝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儼狁孔熾則前此二

百餘年間固亦有儼狁崛疆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為

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漢世有謂采薇為懿王時詩

者雖未為通證其非文王時則決然可知文王之臣亦不聞有南仲也

魚麗三章傳鯉鮪也震按爾雅釋魚首列鯉鱸鯉鮪鮠六名

當從郭注為六物

旨且有震按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

偕曰有皆備也多賈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

物之備謂水陸之差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震按烝然衆也罩罩叠字形容之辭

不當為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鯈鯈蓋與掉通魚搖掉也故以

與燕樂

二章烝然汕汕震按說文云魚游水貌引此詩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震按燕安也後孔燕豈弟

同諸侯來朝無愆則天子嘉之而與之燕見笑語由天子嘉之

則諸侯幸於無過而處其國得長保康樂也寓勸戒者深矣

四章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震按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大戴

禮云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在鑣之說

誤

六月首章我是用急震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

治軍事為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

篇翼服戒棘為韻常武篇戒國為韻

四章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震按孔冲遠以郭璞

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

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于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大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于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府平涼縣大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大原池陽之瓠中牽合諛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必不料之于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究者矣

采芑二章約軹錯衡傳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震按軹說文亦作軹从革孔冲遠以軹爲長轂名非也軹即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軹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震按古字甫圃通義皆爲大國語曰藪有圃草圃有林池章注云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詩之甫草即國語圃草耳不必如箋說又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吉日二章漆沮之從震按此即禹貢之漆沮合二字爲水名者分言之則非也在涇東渭北酈道元水經注以爲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漆沮水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南入於渭雲陽今淳化縣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竝屬西安府程泰之雍錄云禹貢漆沮惟石川河

正當其地

無羊首章九十其牯傳黃牛黑昏曰牯震按爾雅通謂黑昏者

為牯又云牛七尺為牯詩之義蓋言肥大者之多

四章衆維魚矣旒維旒矣震按二句雖皆以維字為辭助不拘

於對文詩中如此類甚多蓋言夢而見魚之衆有又見旒與旒

耳

節三章秉國之均傳均平震按漢書引此作秉國之鈞鈞謂鈞

石權衡

六章誰秉國成傳成平也震按古義成與平互訓平斷之曰平

定其議曰成在春秋兩國相和講則平解曰平其結好之議曰

成在獄訟則平治之曰平所劾罪寔曰成往蒞之以驗其狀亦

曰成又百官之計要通曰成周禮大宰之職所謂以官成待萬

民之治有聽政役聽師田聽閭里聽稱責聽祿位等此詩所以

致刺於秉國成者不自聽治而百官族姓終受亂政勞敝也

正月四章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震按以正陽之月而繁霜似天之降災然治亂在人

而已故言自民今方殆之時視天意似夢夢然不可知使人既

能有定則亦無人不勝天者矣非天寔有憎於人特人之取憎

於天故也期望以人定勝天之理不至終危殆不救有定謂改

其暴虐不常循於治道

十二章藪藪方穀震按釋文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考今本竝

誤增有字當從釋文為正

十月之交首章傳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震按劉原甫始疑為夏正十月

非也梁虞翻唐傳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

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近閏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

說謂虞翻諸人傳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

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

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為刺厲

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

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

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

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為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

以為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二年

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萃崩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

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

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

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

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其準

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

意何如曰此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為變其行度之常也豈

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脩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

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

醜又言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已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脩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凡日月之行日躔一度則月遂十三度有奇二百六十五日不及四分日之一日纏黃道一周月道交於黃道半在其南半在其北最遠相距不滿六度二十七日過四分日之一而月遂一周二十九日過半日而月與日會整用之為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朔策歲氣相校於是為小歲十二朔大歲十三朔以正四時大歲者有閏月之年也日月雖會非常其道之交不食近交乃有食朔齊行也

蓋遙對也日蔽於月體故日食恆在朔月蔽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月卑其間相去甚遠又以寔體揜蔽者易地則殊觀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為虛影所揜蔽故其食分之淺深天下皆同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云者闇而異於寔體即地影之名

八章悠悠我里亦孔之瘳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瘳病也
按悠悠長也里如雲漢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惺通憂也言憂之長至於甚病

雨無正首章昊天疾威
震按孔冲遠云上有昊天明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陸德明云本有作昊天者非也今考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避孔說為得

四章莫肯用訊震按訊乃誅字轉寫之譌誅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

小旻二章滄滄訛訛震按訛訛劉向以為背君子是也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詩中言謀臧謂君子之謀也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眾小在位訛訛然詆毀而共違之小人之邪

議則滄滄然一倡眾和而共依從之其黨同伐異如是何以供君之職故爾雅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

五章民雖靡臚震按韓詩作靡腓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為正腓莫杯切美也左思魏都賦腓腓垌野民雖靡腓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

哲或謀或肅或艾矣震按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巷伯五章驕人好好震按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

蹇之貌讀旭為好今考好與旭古音並許九切

蓼莪首章匪莪伊蒿震按莪俗呼抱娘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四牡篇以翩翩者騅與將父將母騅即祝鳩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說曰騅性孝故為司徒主教民此學詩者所以勿忽於草木鳥獸之微也

三章鮮民之生傳鮮寡也震按春秋傳莖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為鮮鮮似有少福之意名無怙恃曰鮮民

大東首章有掾棘震按匕之用三以別出牲體以挹酒以取黍稷掾匕端勺貌

二章杼柚其空箋云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震按方言云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言役作於周而至窮空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戴古吉士毛鄭詩考正

五章震按此已下皆刺虛名無其實以酒而曾非漿佩璲在官而曾非才之長天漢視之有光如河漢非實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

六章不成報章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耳駕則

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震按織者之行緯一往必

有一復如是而成布帛經緯有章故曰報章織女雖日更七次

有往無復非實能成此縵縷往復之章報者復也往來之謂也

七章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震按揭然斗柄貌斗柄當心尾之間

箕見於南方則斗柄固迤西矣不必如孔冲遠說以所謂南斗

者當之也上三章內以天象比王官言其居尊顯之位無利澤

及民未更終之以且欲貪取於民令人見之而畏

四月首章胡寧忍子箋云寧猶曾也震按寧猶乃也語之轉下

寧莫我有同

二章爰其適歸箋云爰日也震按春秋宣十二年傳引此詩杜

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

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

北山二章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震按賢之本義多

也从貝取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

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已

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

養父母而為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賢才說尤失之凡字有本

義屬乎偏旁其因而推廣之義皆六書之假借賢本物數相校

而多之名因謂多才爲賢又專謂多善行爲賢由是習而忘乎作字之初矣

四章或慘慘劬勞

震

按釋文云字亦作燥今考此及下章或慘

慘畏咎竝燥字轉寫譌耳慘毒也不可用爲疊字形容之辭燥燥愁不安也

無將大車首章祇自疾兮

震

按自華篇與卑爲韻者疾之本字

也此與塵爲韻者乃瘠字省作痕又轉寫譌耳釋文都禮反誤當音珉

小明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

震

按爾雅四月

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云萬物生枝葉故曰舒也鄭蓋讀余爲除孫李之說似優於鄭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

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

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

至秋末尙未歸故云爾下章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張以寧謂

與厥民隩之義同民方聚居於隩時今考方除方奧辭意亦似

迫於鬻發栗烈之際而往非春和氣溫也又蕭與菽皆收之於

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

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

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前六月篇六月

棲棲張以寧謂盛暑非獵狁入寇時合以十月之交爲幽王六

年建酉之月詩中用周正不一而足何說詩說春秋者盡欲歸

之行夏之時一語而謂古人皆不奉時王正朔可乎

甫田二章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震按水土之神曰社四方之氣利我嘉穀故又祀方社非祭

地方非方望周禮后土與社為二而春秋傳曰后土則社者謂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人官名后土非謂社后土中庸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神之禮故言事上帝不言后土非省文也上帝至尊既曰上帝則百神可知禘禮

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祭三章攘其左右震按攘援袂出臂也左右者謂手耳出臂而取以嘗之

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震按孔冲遠云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其說近是報猶答耳凡祭社樂章末皆綴以頌禱之辭不與上文為義

大田四章來方禋祀震按方且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言曾孫之來且於秋成而禋祀獲福舉大以該細不止一祀也

瞻彼洛矣二章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鏐琫而鏐珌士

珌琫而珌珌震按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鞞韜有珌耳珌赤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

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珌有珌猶曰珌然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璉說文以鞞為刀室殆誤會毛

詩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俗作鞞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璉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七

下曰瑋上曰琫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秘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桑扈三章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

不多多也震按古字不通作不大也那如有那其居之那安也

言大自斂而不敢肆太知難而不敢慢則宜受福大安也凡詩

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不康皆當讀為不詩之不顯不承即書

之不顯不承也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

車牽首章間關車之牽分傳間關設牽也震按軸端鍵謂之牽

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牽相切有聲間關然

二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震按依然安適貌與依其在京之依

同

四章鮮我覲爾震按言鮮矣我之得見爾美其賢之辭言世所

罕見也

賓之初筵首章以祈爾爵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

爵女震按求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非也爾爵與上獻爾

發功之爾亦不得有異言各自求中以辭爵耳射義曰詩云發

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

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三章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震按傳本爾雅然詩中如有蕢

有鶯之類竝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既至禮無不備而行之

既盡其善壬壬然盛大林林然多而不亂白虎通德論釋林鍾

之義云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

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

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震按康成此箋可以補禮經之闕逸亡於禮而見於詩也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仇讀

曰齋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震按此詩首章言射禮之飲酒次章言祭禮之飲酒

兩不相蒙傳說非也仇之義為四傳故傳合於射之耦箋讀為齋音俱以韻考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相耦對曰仇特牲饋食

之禮實二爵二觚四觶於篚兩兩相耦對故因呼之曰仇猶稱射者曰耦稱賓曰三獻稱嗣子曰舉奠禮中因事與數以命其人及物者甚多便文呼之非其定名往往失傳手如手劔手已

之手手仇謂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為加爵士禮止有賓長為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為加爵入

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震按箋據

禮之次以詩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穀梁春秋四穀不升謂之康注云康虛字又作濂方

云濂空也既旅而二觶皆虛賓弟子兄弟弟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無算爵此爵謂觶也爵者通名詩中曰能曰仇曰又曰時竝以

指禮儀四字甚虛而所指四者乃禮之大節目非詳考於禮深知其意不能明也

五章式勿從謂無俾大忌震按勿有沒音沒勉語之轉式勿從

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也曲禮國中以策

彗卹勿卹蘇沒切勿音沒注云卹勿搔摩也劉向引詩密勿從事今詩

作黽勉從事密勿爾雅作黽沒又鄭注禮記云勿勿猶勉勉此皆語

盧辯注曾子立事篇終身守此勿勿亦云勿勿猶勉勉此皆語

之轉當讀勿如沒而經師舊失其音未通於古

采菽三章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邪幅

如今行滕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震按春秋傳云衰

冕黻斑帶裳幅舄衡紃紕纒昭其度也幅卽詩之邪幅蓋與衰

冕之屬尊卑各有等差內則偏屨著綦釋文云偏本又作幅蓋

幅古音與偏同皆彼力切二字通用鄭注內則云偏行滕是偏與行

滕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滕也不以為一物者行滕無

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偏詩以邪幅配赤芾諸

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亡姑就行滕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

於是跣以為歡失之亦為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

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韞也解韞就席必露見此

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為儀制此詩殆亦與諸侯燕飲

所歌以跣韞登坐美其慎於威儀不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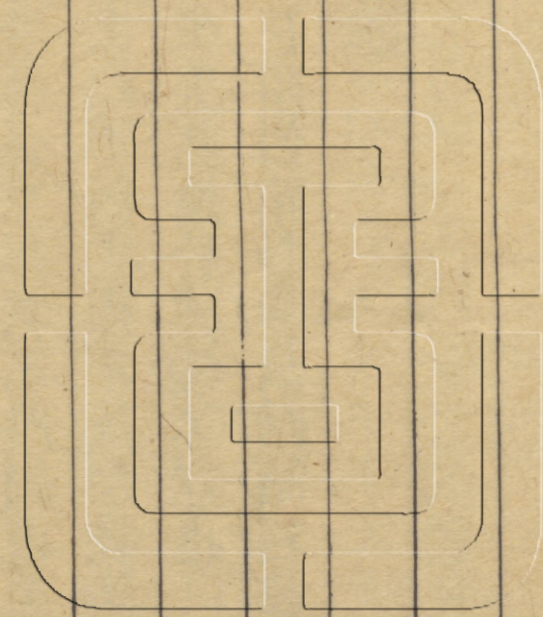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震按蹈謂動變不

常古音蹈徒侯切與柳上去為韻都人士二章綢直如髮震按以髮之綢緞且直故曰綢直有如

此髮古語類倒如此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八終 嘉應生員葉 輪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八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九

學海堂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大雅文王首章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
 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
 是矣震按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故曰不顯以天命適應乎民
 心故曰不時箋於桑扈篇之不戢不難不那生民篇之不寧不
 康直順其文說之於此詩不顯不時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詩
 中凡言不顯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為反言讀傳者亦謂如
 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蓋以不字為發聲
 爾雅不濬即詩所言河之濬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卽周禮之蠹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然經傳中言不顯多矣古人金石銘刻不顯多作不顯二字通用甚明傳箋各緣辭生訓失其本始

二章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震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日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摯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竝注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緣辭生訓耳義皆當爲蕃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茲蓋栽載古竝音茲哉亦同音遂轉寫交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木得豐殖而本幹及條枝盛長也

四章於緝熙敬止震按緝熙者言續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慎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爲辭助而已於引詩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是亂經也六章永言配命震按篇內命字凡八見皆謂受天命爲天下君惟修德能常合於天心天命在是卽天心在是配命配上帝皆德合天心之謂駿命不易言合天心之難也不修德則躬自絕於天矣詩反覆陳戒如此

大明首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震按在下者人事在上者天命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此言天人之際明察顯赫本章陳紂之所以亡後七章陳周之

所以興皆人事之至明而見天之至赫濯也
二章乃及王季箋云及與也震按及如周王於邁六師及之之
及隨也

四章文王初載傳載識震按以初載為始有識緣辭生訓耳鄭
康成注中庸栽者培之云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
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蓋古字栽載通為豐殖為樹
立之義初載謂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大姒以是時生故曰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天若早為之生配是故適及文王嘉事
至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許字之年也

八章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云肆故今也震按皇矣篇云是伐
大肆肆犯突也

駮首章縣縣瓜賦傳瓜紹也賦駒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

瓜必小狀似駒故謂之賦震按爾雅云賦駒其紹賦蓋駒者小

瓜之種賦者繼本之瓜其小如駒故以駒釋賦而紹者為賦非

紹者為駒故又言其紹賦以別之紹為繼本也陸農師云今驗

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於詩意物理皆得之矣

民之初生震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者何生

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震按此漆水在涇西與

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水在涇東渭北者中隔涇水如舊說沮

漆為二水名以涇東渭北漆沮當之則與幽地不相涉漆沮亦

一水之名故詩書中必連二字稱舉若說文出杜陽岐山之漆水闕駟酈道元皆云謂之漆渠合杜水岐水至美陽注於雍水以入渭杜陽今鳳翔府麟遊縣美陽今為岐山扶風二縣雍入渭在武功縣界是乃岐周水耳幽地在涇之西南詩譜云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是也漢右扶風之漆與柤邑是其域漆下云水在縣西蓋漢志漆水正與縣詩所言始居於幽合其水北流注於涇又名白土川漆與柤邑二縣皆今之邠州縣以水取名則幽地之漆水在古必甚表著涇西漆水涇東漆沮水二水相去百餘里沮漆之沮非水名魏詩汾沮洳傳云沮洳其漸洳者蓋水旁地之稱詩推本遷岐所自以太王未遷之前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故曰自土沮漆土其地之謂土傳以居釋土字得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幽時也震按箋直以

陶為窯俗作窰非也鑿謂之陶燒成謂之甓今呼甓為甗呼陶為

土鑿復穴而居僅賴此為之說文窰地室也謂在地穴土室也謂在

土中引詩陶窰陶穴以居之陋不可謂有室家故曰未有家室

二章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震按幽

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

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

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嚮西循

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

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既非適岐所取道漆沮水遠在涇東南流入渭又所不由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即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閣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

三章堇茶如飴傳堇菜也茶苦菜也震按堇有堇葵苦堇之名

乾堇謂之昔堇與茶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榮堇采藝傳曰皆

豆實也爾雅又有堇草郭注云即烏頭也孔冲遠以詩之堇為

烏頭非是烏頭一名烏喙一名奚毒晉語置堇於肉賈逵云堇

烏頭也蘇秦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

死同患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曰匈奴

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為詩所稱明矣

四章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

執事震按左右繼慰止而三皆奠居事也宣畝繼疆理而言皆

授田事也宣如春秋傳宣汾洮之宣謂通洳澮畝謂因水地之

宜而畝之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

畝而言則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為者無不使民為之以興利桑

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為

該舉域中之辭

七章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

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

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

子之宮加以庫雉震按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凡朝君臣咸立於
庭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雪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
天子諸侯皆三門其數同者以君國之事侔而體合朝與門無
虛設也天子謂之臯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
之雉門准考工記宮隅門阿之制言之臯門崇七丈天子之應
門路門諸侯之庫門雉門路門皆崇五丈異其名殊其制所以
辨等威也考之經傳不聞天子庫門雉門諸侯臯門應門而禮
說曰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臯應路與此詩箋說合
失其傳耳禮記明堂位篇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
門天子應門太廟庫雉據魯而張大其擬於天子之明堂臯應
此正足爲天子三門無庫雉諸侯三門無臯應之證郊特性云
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
詩追美太王不曰庫雉而曰臯應蓋以後日天子之制稱其前
所立者猶詩中於王季文王之時而稱周京也

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箋云
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
大震按成者獄訟之情實所謂獄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
成而論定者也通之則凡簿書議奏待上論定皆謂之成凡平
報皆謂之質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鄭注云受平報也
平斷畢報於下是爲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成屬下質屬上其
自下質於上猶言待平斷於上耳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

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及至境禮讓之心油然而生遂相讓不
爭是文王未嘗平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以蹶然動其禮讓
之心自生而退故曰文王蹶蹶生下更歸於得人之盛是以教
化行而感人心如也

棧樸四章倬彼雲漢傳倬大也震按倬明貌

皇矣首章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

夏也四國四方也震按泛言四方之國故曰彼四國傳說是也

詩中言四國者多矣皆概舉之常辭故可知若二國則無由知

為殷夏夏已遠必不連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

之曰此二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政

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在周矣又究度

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苟足以膺天意所屬則莫不增

廣其疆限究度之後而惟眷顧西土遂以此岐山之地與太王

乃宅是而為有天下之基矣

二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媿也震按上言岐地闢治乃上

帝遷明德之君於此民歸往之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猶天

作篇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也申之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

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合於天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

此之時受命則既固而宜後之日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

三章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傳對配也箋云作為也天為邦

謂與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震按太伯之讓實因文王則

作對宜為生文王能對答天心之君莫文王若後疊言帝謂文

王猶曰天心如是而文王所爲與之合耳上帝視此岐山之地立之爲大邦又生能對荅之者蓋自太伯王季相友愛之時而文王已生天意已定也然王季之友其兄根於其心惟知友愛而已以見太伯之讓王季雖受之而非其心聖人重親親而輕有天下國家大致如此

五章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震按諸侯相攻伐多出於畔援歆羨之私利其土地此言文王伐密乃爲天吏以荅天下無是畔援歆羨而其內修德政早自爲大德大賢乃可以治夫不受教令者如先登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侵阮而遂赫怒用師上則善承天意以厚周家之福下則民望周以荅天下之心敢距大邦云者大邦宜治小侯猶江漢之紀理衆川非以力言實天定之又與誕先登于岸相足互明天之所定未有不由已自至者詩言聖人舉動無非天道義蓋如此

六章侵自阮疆震按密須之國在漢安定邵陰密今平涼府涇州也共與阮宜皆爲周地而阮則周之疆域接於密者密人侵阮祖共猶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鎬方共阮書傳闕逸莫詳其地鄭箋用魯詩說以阮祖共爲三國毛詩則阮共爲地名祖旅之旅亦爲地名詳釋辭稱侵阮祖共承敢距大邦下爲密人抗周來侵無疑以按祖旅蒙上祖共之祖以密人旣侵阮遂往共周出師自先遏抑其往共之衆此顯然可知者惟侵自阮疆之文不可通毛爲密人侵周阮地而升高崗鄭爲周侵阮國下

高岡陵阿泉池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爲言後儒嚴垣叔以爲周師自阮疆而侵密歐陽永叔以爲周師先據勝地而後侵之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然則下卽云度其鮮原不幾令人疑周徙都於密乎合之辭意皆未安疑侵當作寢兵之寢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譌蓋上章言伐密之事此章則言息兵後遷邑之事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密人旣服遂寢兵自阮疆歸阮邑疆接於密之地軍之所駐也服密而歸猶之來歸自鎬云耳于是升高以審地勢而遷邑相其陵阿泉池可卜兵息境安無或敢陳師飲馬於我地者承寢兵而云然以前此猶有密人來侵服密後德威更遠也乃規度岐陽渭側鮮原徙居焉逸周書稱王季宅程則文王自程徙此皆不出岐陽百里之間後伐崇而有其國自此徙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震按聲與

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尙之也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主國中化其明德而不事於以言論以貌示爾雅夏大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日旃之革革有猛急之義鄭志荅張逸云晝急疾之鳥隼是也蓋夏謂威播遠大革謂兵力彊勇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然但曰不大曰不長則皆有之而人之化服在德之明不在此耳不識不知又謂無私智計度惟順乎天道之宜然詩於文王伐密伐崇必推本於應天而無私以見聖人用兵皆道德也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震按文王伐罪之師豈可以謀伐仇怨言乎仇如公侯好仇之仇傳據爾雅釋之為匹是也仇方大國也兄弟眾與國也以崇疆暴不易伐故詢之大國與已匹者而連合眾與國然後興師當時大國小國雖皆其服於文王者文王未嘗稱王則交鄰匹敵之義耳殊其辭以別大小故曰詢曰同日仇方曰兄弟又大國或大夫至小國君自至如春秋時事也國語曰咨親為詢韋注云詢親戚之謀

靈臺四章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傳水旋丘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震按論倫同音故倫通用論古字經綸亦通作經論辟雍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

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宮盧植云漢文帝合博如土諸生作王制篇如

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

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

于彼西雝傳云雝澤也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為名也趙岐

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雍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閔燕則遊

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為太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下武首章箋云下猶後也震按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下

武謂繼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屈原離騷之賦曰及前王之踵武

三章永言孝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震按孝思所思皆本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烝民之二章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以例此詩所言孝思何者是其則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未有不思而昏昧以行者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人道修已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天則斯以成其仁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之思統於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作求之孝故曰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嗣先世之事此詩大指合盡君道盡子道為一以美前王勵後王重有望於為孝子即為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異其先人而所思之本在不忘孝實無二致

生民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震

按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間儒

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闕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益亦立姜嫄廟謂之闕宮魯何以作闕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為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辭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禘堯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間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辭克也者不有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袞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

子何也古字不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禮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禩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若此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為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譽為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妣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辭涉禳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為不祥則棄不以為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夙早育長也箋云夙之言肅也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其按說文夙早敬也此詩下句

言生而養長上句蓋言既娠至於生早敬不怠耳

三章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震按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

不踐用毛詩說耳臚謂之腓脛後也字如春秋傳使字敬叔之

字養也牛羊以乳就養之則嬰兒在其脛臚間故曰腓字殆猶

子文虎乳之之事

會伐平林傳又為人所收取之震按既人所收取當不復奪於

人而棄矣蓋生子以為不祥雖始棄見牛羊腓字猶但怪異之

徙而欲遠實平林適會伐平林多人又避去遂棄寒冰無人之
所耳至見鳥覆翼後乃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

厥聲載路傳路大也震按凡物載之而遠故載有載達載行之

義逸詩淑慎爾止無載爾偽是行詐偽傳達於人國語登年以

載其毒是行毒害達及於衆皇矣篇串夷載路言歸往者習行

平易四達於道路即所謂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此詩言聲音之

大達聞於道路兩載路可互證

五章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

實好實穎實栗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褒長也發盡發

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然箋云方齊等也苞

亦茂也種生不雜也褒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震按

實方當與大田篇既方互考方皆讀為房穀實外稃甲謂之房

既房言既生稃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時即所謂實

函斯活也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

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為本與傳合爾雅云苞豐也苞種也如

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鳩羽篇箋云種者根相迫迨柵致也孫炎

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種實苞即所謂繹繹其達時也種當

如箋說孔冲遠引不稂不莠申之是叢生之後乃能辨其苗盡

得種之善不雜稂莠其間也褒則褒然其苗盛長發則葉滿密

後抽發其穗秀者如所謂黍稷方華也堅則粒成而堅矣好則

粒齊而充無耗減者矣穗垂曰穎良耜篇云積之栗栗爾雅栗

栗衆也郭璞云積聚緻此言於堅好垂穎後益在穗繁多緻密

栗栗然是爲豐熟詩辭相比次上下可推至其字義推之經中有通證庶少差失說者往往緣辭生訓偏舉一隅惑滋多於是矣

行葦首章莫遠具爾箋云爾謂進之也震按爾猶此也如春秋

傳公與爲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義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爲之設筵授几

既醉六章室家之壺傳壺廣也震按爾雅宮中巷謂之壺壺字

無他義蓋言所錫之善在屋室之內耳下文始舉以實之國語引此詩說之曰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借居室所容衍之爲廣裕民人猶借周行二字衍之爲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毛詩皆本其意

公劉篇義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震按周自公劉始居豳

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

曰昔我先生俗木國語脫去王字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

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

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

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

始后稷之官及有郃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

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據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

有郃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弃於郃號曰后稷

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

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

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弃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弃而為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為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謀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敞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辭毛詩云遭夏人亂迫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据國語史記公劉至

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皇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

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於白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邵北百餘里邵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迫逐自邵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為亂是有邵故封至公劉而復邵在渭北非得邵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邵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阿五章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為輔翼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震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之言盛也謂威儀盛於外

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屈原賦之馮翼惟象淮南鴻烈之馮馮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作然後有形與物

民勞首章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潛不畏明震按無縱

詭隨式遏寇虐五章竝言之以對文見義此蓋言無縱詭曲阿

從之人以慎防其無良又止絕寇害暴虐者為其曾不畏明命

而毒民詭隨寇虐惡之見於事也無良不畏明惡之根於其心

也無良則必詭隨矣不畏明則滿其寇虐不顧矣小人之害國

家大都不出此二者又詭隨乎上寇虐於下二者亦恒相因豈

有無良而畏明也者是章推論其心後四章直舉其害

板五章喪亂茂資傳資財也震按予人以物曰資上言民之呻

吟無以為生此則言暴虐喪亂之政無復有資救埤益國者故

繼之曰曾莫惠我師

桑柔首章倉兄填兮傳填久也震按填如小宛篇哀我填寡之

填徒典切字亦作疹韓詩云疹苦也

三章國步茂資震按言無或資救以埤益此國步者承國步斯

頻而云然

六章葺云不逮震按詩中云字言字皆為辭助者多矣有進心

而使之不敢前所謂如遡風而行不能喘息也

十一章弗求弗迪傳迪進也震按迪之言啟也達也見於尚書

二十八篇者所施不同義歸於一說者緣辭生訓一篇之中遂

多差違

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對答也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真臥如醉震按國語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又云倚几有誦訓之諫又云使工誦諫於朝凡誦者皆為誦成言以納箴諫詩蓋謂聽人言則與之應答非耳無聞知者也及為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漫不省者矣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震按上多涼德而善欺背以害民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上行暴虐而競逐用力則民亦巧避而回遁矣上肆其貪而盜奪為寇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故詩連舉民之罔極民之回遁民之未戾皆職由貪人敗類者在位所致以見亂不起於民當循其本也苟亂成而讐民亦大惑矣

雲漢首章寧莫我聽震按寧乃也語之轉篇內寧丁我躬胡寧忍予寧俾我遯胡寧瘖我以旱竝同俾我遯言使我不能安於上位也

韓奕首章奕奕梁山震按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其說非也夏陽之梁山在西周畿內水經注高梁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顧炎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

二章儻革金厄傳厄烏蠲也箋云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楹之震按士喪禮苴綴大鬲喪服作搨說曰盈手曰搨中人之手搨圍

九寸蓋兩指揜合如環謂之搨因以為環名說文搨掘本一字省作鬲尾俗書相仍寫尾作厄

三章出宿于屠震按屠即鄜說文云左馮翊鄜陽亭今西安府

同州有鄜谷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燕安也震按箋於篇義下云韓

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箋蓋誤證耳漢王符潜

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

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酈道元水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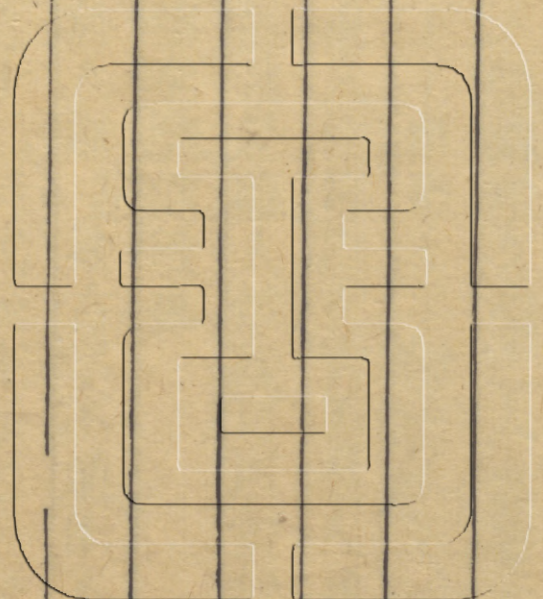
曰聖水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東南逕韓城

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

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釋文曰燕師王

肅孫毓竝云北燕國顧炎武曰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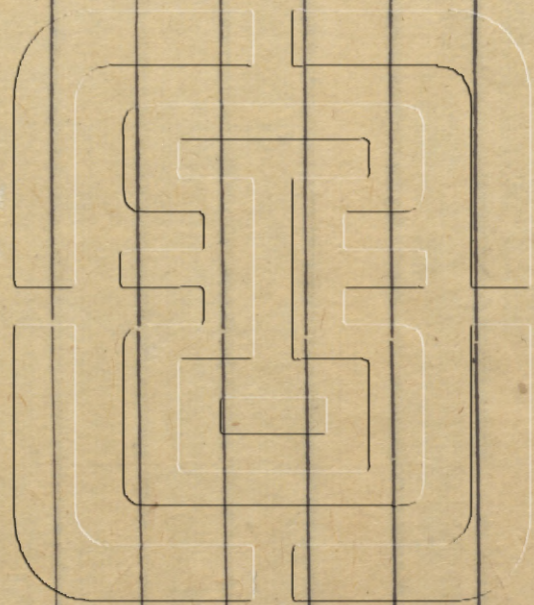
遠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九終

嘉應生員葉 幹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

學海堂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頌清廟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皆執行文王之德

震按詩中言文王不單舉文字倘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

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美其人者不一皆經緯明備

威儀敬慎之稱能執是德夫然後可以對於在天之靈而駿奔

走以執廟中之事矣駿猶敏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震按古字不通作不據洛誥是為成王

七年壬辰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

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王

甚明蓋同一不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不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不顯於前不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與詩通

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震按說文譏字下云嘉善也詩曰譏以謚我毛

詩以嘉釋假正合譏字之義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轉寫譌失耳爾雅釋詁云愆神溢慎也又云急謚溢蟄慎貉謚顛顛密

寧靜也毛詩以慎釋溢義本爾雅而溢慎謚爾雅又皆為靜蓋靜慎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慎者未有能慎而浮妄之動不除不狃然寧靜者說文謚無聲也史記惟刑之靜哉

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索隱曰恤謚聲近又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謚之為溢為恤亦

聲音字形轉寫譌失古經難治類若是矣書之謚刑謂慎刑伏生今文尙書足據此詩承上文王之德之純而言嘉以慎我我

其取之思取法文王嘉美之純德以敬慎也維清肇禋迄用有成震按蔡邕書石經用魯詩而其作獨斷云

維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之所歌也蓋魯詩與毛詩皆以為歌維清舞象箭矣周人制禮作樂推本功德所起象文王時武功而

作者謂之象維清專為象舞之樂章故歸功文王而言此天下澄清光昭於無窮者文王之法典實開始禋祀皇天盛禮以迄

於今而有成是周有天下之祥如此也辭彌少而意指極深遠烈文維王其崇之震按此詩成王之辭首言烈文辟公美其有

是詩經解 卷五十一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二

功烈有文德則是先王之所大封故繼曰錫茲祉福惠我無疆
錫者本於上之辭詩中言我者多爲己與人共舉親之之辭先
王旣錫祉福又且惠愛無有疆限則子孫世世天子世世諸侯
皆長保之所以長保之道勿封殖專利勿侈靡傷貨是乃先王
之所崇尚承上錫與惠指先王則王爲自成王稱述先王也
念茲戎功傳戎大震按戎功翼戴文武佐定天下之大功也成
王卽政之初其助祭諸侯往往佐文武立功者故篇首曰烈文
辟公美其功也中曰念茲戎功使勿替厥功也終曰於乎前王
不忘相與懷文武之德也

天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徂往行道也後之往
者又以岐邦之君有倭易之道故也震按詩言岐山之道民所

歸往視之坦然平易蓋心悅而願歸之故無艱阻也後漢書西

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

雖僻而人不遠章懷太子注云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

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

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據此與箋說以訂經之

文薛君治韓詩鄭君治毛詩徂字者字所授經無異不知何時

轉寫譌者作矣而沈存中云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

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王伯厚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彼岨

者岐從韓詩今訂以韓詩薛君章句釋徂爲往伯厚蓋未深覈

而爲是言耳沈所引後漢書乃朱輔疏譌作朱浮傳又譌徂作

岨或皆轉寫致誤又驗其書所辨別惟矣字者字殊二字上皆

作岨不殊殆欲證古經作者不作矣而書經轉寫於徂字偏旁涉筆偶舛集傳意在以險對夷實緣沈存中筆談譌文於中庸蒲盧也亦取筆談之臆說改舊注朱輔所引傳稱岐道雖僻及薛君稱岐道阻險但爲有夷之行發義不涉徂字詁訓後人因王伯厚之言遂爲韓詩生一誤證幸有韓詩徂往也之解尙存因沈存中之言檢朱浮傳無此語且於後漢書畱一疑雖朱子博擇衆言以訂古猶憑譌文改經是以詳摭論之

昊天有成命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震按古字單亶通虞

翻注國語亦破廣爲光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記載其文作流澤光二字蓋互相涉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

說是詩曰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齋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齋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齋故曰成以叔向晉之博聞者又去作詩之時世未遠詩教羣習未失詁訓語言未移其說如此後儒不能用其解者今之去叔向數倍於其去詩之作併舉叔向所解說不能通之矣古人謂全而無虧曰成謂昭示明信曰命天之昭示明信者百物生生同然無妄是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不棄其命之謂定命早夜敬恭其
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凡德盛禮恭皆終身如始以為未竟者
也基如太子晉稱基德十五而始平之基前言自后稷之始基
靖民十五王而文始
之以物皆得之無妄言謂之命天道也以物共觀之不渝言謂
之信人道也故叔向於夙夜基命說之曰命信也究其實人道
即天道王者求盡天道故詩不更其辭知其源而本之曰昊天
有成命於是乎有畏天命之義故叔向以為翼上二后之能受
豈天諄諄然告之而聽受之乎舉凡尚賢好德使命之精微隨
動隨應而皆有以不謬斯之謂受言乎受則有虛衷納善之義
故叔向以為德讓而賈景伯唐子正釋之曰謂詢於八虞訪於
辛尹之類是也古人謂不自用為讓謂百官族姓為百姓詩中

凡曰成王者毛詩云成是王事也不敢康者不泰然而居臣民
之上則有資於臣鄰之義故叔向以為敬百姓寬仁曰宥靜專
寧一曰密恭儉信寬帥歸於寧者寧一又其要道也續代不絕
曰緝如授几有緝御之緝古人謂前後翌代曰明故以明釋緝
猶爾雅以明釋翌也後不復舉明為說則明非取光明義可知
以緝熙者但言熙繼不絕而已起而有光曰熙敦篤曰亶重慎
曰厚極之曰肆致極堅持無所中變曰固謀慮息安曰靖調適
平不紛擾曰懌故以厚釋亶以固釋肆以懌釋靖蓋不已其光
敦重其心以致極治道於是乎平定息安天下合是詩所道庶
幾謂之成王成其王事而無闕失之稱故叔向統釋全義而以
故曰成終其說謂是乃為成王之德也是乃為能明文德而昭

之謂成能定武功而烈之謂成也是乃爲頌之極甚盛德也頌之體語少而意深遠此詩蔡邕獨斷亦以爲郊祀天地之所歌則魯詩與毛詩同詩陳二后奉若天道成王事求靖民之盛德周之能事天地在是毛鄭說詩賈唐注國語皆以成王非謂周成王身據叔向之全文可推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震按冬至祀天於圜正報始也故以后稷配季秋享五帝於明堂報成也故以文王配周禮有祀天旅上帝之文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太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卽天也而分言之者統宰乎上則曰昊天上帝五方皆天而祈報風雨寒暑則於五方之天故曰五帝亦曰上帝此詩曰惟天其右之五方之天也周禮旅上帝月令季秋之月大饗

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五帝也祀天又旅上帝猶祀地又旅四望旣統事又分事其義始盡焉耳

執競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震按成卽成王

事之謂康如易稱康侯治安之謂也言不顯乎成王事安國家爲上帝之所皇大自彼旣成旣安以覆有四方功烈斤斤然且明著無已彼指其時若以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維烈而頌成康之不顯上帝皇大之辭過於武王直似武王尙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於是乎奄有亦難通曉以祭禮考之時祭各於其廟禘祭皆在太廟周家旣定禮典後必無合祭武王成康而上不及文王者矣

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震按勅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藉勸農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見諸詩辭以命諸侯急農事下云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畚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田器錢鏹之屬以幽詩合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其事夏小正農緯厥耒農率均田初服於公田皆紀在正月則莫春為周之三月夏之正月無疑後人不解三代時月相變在漢儒蓋明知之無待辨論故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云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篇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孟春謂夏之仲冬季夏六月謂孟夏四月正與詩所言莫春合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何休注公羊春秋謂夏以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建丑之月為正鷄鳴為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萌色尚赤此三代時月正朔相變之義陳寵何休猶能言之使四時不隨月而改是周之時夏之時一也孔子又何必言行夏之時乎

噫嘻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

之聲也假至也震按詩凡言昭假者義為昭其誠敬以假於神

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格爾之言此也

如莫遠具爾者定爾功之爾詩首以噫嘻發辭噫嘻猶噫歆祝

神之聲儀禮既夕篇曰聲三注云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為聲

噫興也噫興即噫歆士虞篇注云聲者噫歆也禮記曾子問篇注云

聲噫歆警神也此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故噫嘻於神而

言成是王事昭假在此以為民祈禱既祈之後率農播種而徧

使之盡力焉蓋民事即王事重農乃所以成之也周禮圜丘四

郊之祀圜丘祀昊天上帝四郊祀五帝而統事天分事天之義

於是乎備圜丘惟冬至一舉四郊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舉

祀五帝無非重農為民以成王事而已圜丘郊之大者也王者

之專事天也四郊郊之細者也王者之為民事事天也大主統

細主分而禮之隆殺如之專事天不敢以瀆也故歲一舉為民

事事天不敢不詳也故四時迭舉聖人制禮之精意也

雖綏子孝子震按詩中曰天子穆穆明明為美主祭者之辭非

主祭者自為辭也詩凡言綏者如綏以多福綏我眉壽以綏後

祿辭義竝歸主祭者受神降之福此則下所云使之世世有通

哲者為之臣備文武之德者以為君而事天昌後永久不替以

及眉壽繁祉是也又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如五廟曰祖考廟

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

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入廟門則全乎子子亦在廟通稱箋

以烈考文母為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祫祭統

稱祖與妣之在廟中者固無所隔也蔡邕說此詩禘太祖之所
歌與毛詩同篇名又謂之徹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
注云徹者歌籥是也周禘歌籥於徹魯僭用禘則亦歌籥於徹
至後三家亦以籥徹天子之樂章下用於大夫而不自知其無
取於義相襲然也尸出而徹故言薦牲陳俎以受釐而歸福於
主祭者繫籥於徹於禘祭之末詩中辭義明顯可推

武者定爾功震按爾猶此也

閔予小子陟降庭止震按此言武王常念文王之道一陟一降

於庭皆效法文王而行之即訪落所謂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也

蓋其克孝可以永世為子孫常者在此而文武之緒在此矣

訪落於乎悠哉朕未有艾箋云艾數震按艾讀為芟刈之刈艾

之言止也有續未竟曰未艾小雅庭燎之二章曰夜未艾後

未央央中先於鄉晨春秋傳曰國未艾也又曰大勞未艾並未

有竟止之謂此言朕未有艾者循行昭考之道未有可止以見

悠遠難終故下云繼猶判渙判渙即伴負展舒而常不盡之意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

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震按上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即

所謂念茲皇祖陟降庭止也歎美武王紹述文王之道家庭上

下陟降無不由之以安固尊顯此成王之知難而又致其慕如

是

小毖莫予荇蜂自求辛螫傳荇蜂孽曳也震按爾雅粵彛掣曳

也注云謂牽挽今考詩辭言我無牽挽使失行而致辛毒徒自

求得之耳此言懲於前下則言慎於後

繇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震按吳方言云大也說文云大言也

徐鍇以爲大言故矢口以出聲

酌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躑躑王之造箋云介助也震按詩言武

王時晦則晦故有灼鑠之師但遵時而安養及時顯則顯故天

乃大助而克寵受於天成躑躑王者之爲下言則有嗣之用衆

者實維此事允師明衆不可輕用也

桓皇以間之傳間伐也震按詩中未嘗一語及商獨間之爲代

商之字於文無所承指似難強通蓋上言保有厥土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則是保有其土衆而往用之四方遂克定周家王業

此所以綏萬邦者豈復諸侯之事乎實天子之事而武王之德

上昭乎天天以武王代之皇如惟皇上帝之皇謂天也綏萬邦

是代天子事克定厥家是代天子位

賚敷時繹思震按思辭助也言布是文王之事而尋繹之故章

末云於繹思歎美武王繼承尋繹之善也

我徂維求定震按謂往克商求安天下蓋聖人無取天下之意

有安天下之仁

時周之命箋云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震按蔡邕

亦以此詩爲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義與毛詩同春秋傳引

桓賚竝繫之武則奏大武之所歌大封正武王時功成之一事

舞大武歌此諸篇爲六成之節頌作於成王時所以推明武功

而美之則詩頌美武王非爲諸侯言明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鄭注云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今考詩中我祖維求定之云適合大封於旋反後故春秋傳以賚爲其三桓爲其六詩章與舞之取義協始篇第未亂時舊次有天命然後可以大封而繹繼文王求安天下實受命所自篇首述武王之意末二句則致贊美之辭著之樂章使天下咸知周受命之正也

般墮山喬嶽允猶翁河

震

按爾雅巒山墮墮與橈聲義通園長

曰橈凡山之形不正園故有墮之名謂山之園而長者喬與嶠同爾雅銳而高嶠是也河會衆流不翁則泛溢水性不常不允則不久翁山主乎靜故以形言曰墮曰喬水主乎動故以德言曰允曰翁於皇是周言周既代殷也陟其高山謂方嶽也山嶽

之墮者喬者河之翁而允矣由地中行也以及普天之下莫不聚於是而對之是周之受命而於此秩祭也古書猶由交通蓋同聲轉寫之譌遂相沿爲古字通用以免改字詩篇取於義名般般旋也旋徧天下也時邁燔柴祀天告以方望之事般則望而秩祭山川非受命不得巡狩猶之非受命不得大封故時邁曰昊天其子之而賚與般皆曰時周之命云爾

魯頌泮水首章思樂泮水

震

按泮水出曲阜縣治西流至兗州

府城東入泗通典云兗州泗水縣有泮水是也泗水縣卽魯卞邑

二章匪怒伊敘

震

按凡使民畏威而遠罪之事無非敘此則言

非由怒而足以敘化人所以申明其德音之昭昭也或以此一

語證泮宮為諸侯之學於詩意亦謬矣

五章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震按穀梁春秋云作為也有加其度

也此作泮宮蓋亦增益更治耳魯有泮水作宮其上故他國絕

不聞有泮宮獨魯有之泮宮也者其魯人於此祀后稷乎魯有

文王廟稱周廟而郊祀后稷因作宮於都南泮水上尤非諸侯

廟制所得及宮即水為名稱泮宮采繫篇傳云宮廟也是宮與

廟異名同實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頰宮與

頰同聲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詩曰從公子

邁曰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明在國都之外祀后稷之地曰獻馘

獻囚獻功蓋魯於祀后稷之地時亦就之賞有功也王制篇之

言作於漢文帝時多涉傅會未足據證春秋僖十三年夏會于

臧魯齊宋陳衛鄭左傳曰淮夷病亡故十六年冬會于淮加邢

凡九左傳曰謀郟杜注云郟為且宋畧也齊桓公會諸侯而城

緣陵遷杞又城郟不果城而還其不以師加淮夷必有淮夷求

成獻賂之事不足書故不見於經傳此詩至五章已後乃及淮

夷非全無是事而徒侈言之矣淮夷近魯魯所當使之服則詩

又以勉魯侯矣

闕宮二章敦商之旅震按敦於文从支隸省木督責之義敦篤

督語之轉說文敦字下一曰誰何也史記信臣精卒陳利兵而

誰何崔浩云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

者誰也誰呵亦即呵止蓋敦商之旅猶云遏商之旅耳

三章周公皇祖震按皇祖周公倒句以就韻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六十一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十三

四章三壽作朋震按三壽謂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作朋言皆得

與為比壽由是引而極之故又曰如岡如陵王伯厚云晉姜鼎

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

五章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震按鄭康成注周禮小司徒

職引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

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二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

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井

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

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成三百家家可任者一

人計之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二十人是十而取一

周禮小司徒職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宜謂此司馬法一

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正正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

頭是曰匹馬止牛四止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考之小

司徒職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

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通上中下地率之凡

二家五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計七百五十人而長轂一乘甲

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亦十而取一前法家可任者一人正卒也

此法二家五人通正羨之卒也除正卒二人其餘二家三人為

羨卒所謂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謁作起之作之並十取一

然則百井九百夫之中起正卒三十羨卒四十五六十夫而取

二正卒三羨卒共五人唐李靖稱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

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此卽孫子所謂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實戰國時敝民窮師之爲而包咸之徒信用王制傅會之說以大必不踰百里然不得言封建諸侯無千乘之國遂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俗儒治經不能稽遠語之以夫國方數百里則以爲失制獨不疑十井共一乘亡國之政民不堪命不至是是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一乘士徒凡三十人者適合魯千乘之國故曰公車千乘康成箋詩據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稱三萬實減退七千五百人其答林碩又云二軍之大數則實加五千人孔冲遠謂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似二軍可稱三萬三軍當稱四萬也國語管仲制萬人爲一軍而曰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數雖與是詩相當魯未必用齊法宜據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釋詩而二軍三軍勿泥其數可也

壽胥與試

震

按胥皆也試用也言黃髮台背諸壽之徵皆與之

歷用備有也

九章新廟奕奕箋云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姜嫄之廟廟之

先也

震

按首曰闕宮有徧實實枚枚卽繼曰赫赫姜嫄其德不

回若闕宮非姜嫄廟無此立言之體矣其曰是生后稷曰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明郊祀后稷因惟后稷所生此魯有

姜嫄廟之所以然也太王文武之興周其祥固開於姜嫄者也

魯侯承祀謹脩廟寢而有此新廟奕奕言一姜嫄廟而餘廟可

見以姜嫄為廟之先且遠故也魯有文王廟不在廟制之內故
 異其稱曰周廟上溯至后稷且至姜嫄尤當異稱故曰泮宮曰
 闕宮闕之言局閑靜慎也以周之厥初生民魯人又謂為禘宮
 神之也毛詩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康成詩譜云孟仲子者子
 思弟子陸德明序
錄云魯人
 商頌那亦不夷懌震按亦不猶云不亦古語然耳
 長發首章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城契母也震按此有城
 但指契母方將者言其後欲大耳史記本契長而佐禹治水有
 功封於商賜姓子氏此詩言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著契佐禹
 之功也言帝立子生商著受姓所起由是世世相繼商日以盛
 也

三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震按此言自商之先祖至湯世有明
 德天命不去齊同以集有天下之大命

四章為下國綴旒震按孔子三朝記云所以為儀綴于國曾子

制言云行為表綴于天下綴者懸綴於高民所瞻望之謂旒亦

垂飾章美以示儀者也言為下國仰而取法

不競不綌傳綌急也箋云競逐也震按綌本引絲之急廣韻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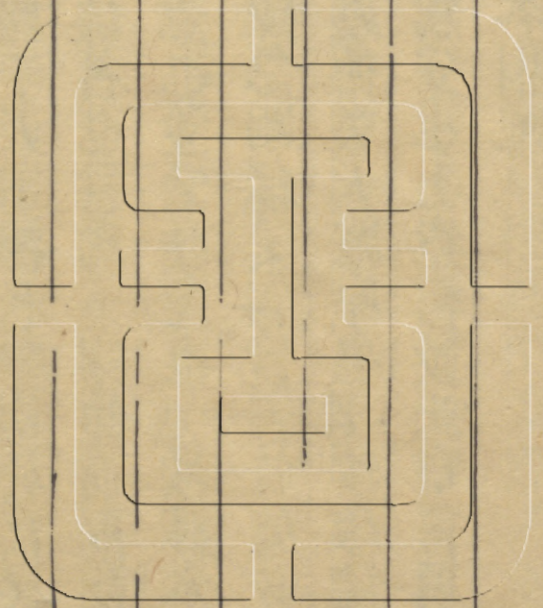
急引也凡競逐躁急剛猛柔弱皆害於施政教

五章為下國駿厯傳駿大厯厚也震按綴旒言望之以為法也

駿厯言恃之以為安也上章言政此章言勇上章但言球玉此

章則言供貢義各相配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終

嘉應生員葉 軫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一

學海堂

杲溪詩經補注

歙戴吉士 震 著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曰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

曰洲窈窕幽閒也疏云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以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

淑善也逑匹也孫炎云相求之匹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

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震按箋說非也古字鷺通用摯夏小

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剡子言少皞以鳥

名官鳴鳩氏司馬也說曰鷺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此義

之兼取鷺者不得如箋所云明矣雎鳩之有別本於其性成